



鄧麗君說：「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信嗎？

據說日本史上最廣為人知的小說家夏目漱石也曾經提出，要把英語「I love you」翻譯成日本語，最理想的方法，不是露骨地直道「我愛你」，而是透過讚美月亮傳達心意。

夏目漱石的名字，在日本可謂無人不曉。為了紀念他對日本的貢獻，1984年發行的一千日圓紙幣上，就印刷了夏目漱石的肖像。

1868年，明治至大正年代小說家的代表——夏目漱石出生於東京。除了小說家的身份，他同時也是時事評論家以及英文學者。代表作包括《我是貓》、《少爺》、《草枕》、《虞美人草》、《心》等等，百多年來被翻譯為多國語言，被譽為近代日本頂尖小說家之一。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自幼就喜歡漢學，會寫詩詞。後來他使用的名稱——漱石，即典出於《晉書》「漱石枕流」。青年時期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英文學系的夏目漱石，在朋友俳句詩人正岡子規等人影響下開始嘗試寫作。畢業後，他分別到過愛媛縣及熊本縣執教鞭。這些經驗後來都記錄在小說《少爺》當中。

夏目漱石的健康並不理想，一生飽受身體的病痛以及精神上的折磨。除了身患肺結核之外，還有嚴重的神經衰弱和強迫症。1900年，日本文部省命令夏目漱石前往倫敦，研究英語教育法。在倫敦留學期間，環境的轉變，令他的病情更趨嚴重。夏目漱石跟其他留英的日籍留學生日益疏遠，精神壓力下還給文部省發送空白的申報書。



1902年，在同期前往歐洲留學的芳賀矢一探訪夏目漱石後，文部省流出了「夏目漱石發狂了」的傳言。同年12月，文部省命令夏目漱石迅速回國，同船還有留德的精神科醫生齋藤紀一陪伴，足證情況嚴重。

回到日本後的1903年，夏目漱石分別在第一高等學校以及東京帝國大學執教鞭。夏目漱石接手文學家小泉八雲的職位，在東京帝國大學擔任講師。由於風格跟小泉八雲迥異，大學生們起而批判夏目漱石，並發起了小泉八雲留任運動。同時間，夏目漱石被捲入第一高等學校學生藤村操的自殺事件，學校流傳着「夏目迫死藤村」的流言蜚語。各種職場壓力接踵而至，使夏目漱石多次陷入神經衰弱境地，亦曾跟太太鏡子短暫分居。

1904年，夏目漱石轉職到明治大學任教，可惜身體狀況並未見起色。正岡子規的弟子、好友高濱虛子建議夏目漱石以寫作療養身心，他最後出版處女作《我是貓》，展開了作家生涯。

1907年，夏目漱石進入朝日新聞社，放棄所有教職工作，繼續專心寫作。雖然同時面對肺結核、胃潰瘍、神經衰弱等疾病的多重打擊，他仍然寫下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如1910年代的



愛情三部曲系列：《三四郎》、《其後》、《門》等。

1916年12月9日，夏目漱石在寫作《明暗》期間突然身體不適，在睡夢中病發過世，享年四十九歲。

1900年，三十二歲的日本青年夏目漱石，奉日本政府文部省之命前往英國倫敦研究英語教育法。這位後來被稱為明治大正最偉大的小說家的年輕人，在前往英國之前，首先來到了英國位於亞洲的殖民地——香港。雖然夏目漱石在香港只停留短短兩

三日，蜻蜓點水。但是，由於夏目漱石有寫日記的習慣，所有關於他到達香港前的心情、健康情況、眼前所見的風景，都有最直接的紀錄。透過在《漱石日記》留下來的文字，我們可以一探年輕的小說家對早期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印象。

作為國家指派的留學生，夏目漱石與其他青年人在橫濱乘搭「普魯士號」前往英國。當時一同乘搭普魯士號從日本出發前往歐洲留學的年輕日本人還有後來的德國文學學者藤代禎輔（1868-1927）、農業學家稻垣乙丙（1863-1928），以及日本文學學者芳賀矢一（1867-1927）。

在前面提過夏目漱石並不是身體壯健的人，經常都會有些小毛病。根據日記紀錄，到港前兩天，普魯士號抵達福州。可是由於夏目漱石早前暈船，身體欠佳還拉肚子，甚為不快。到福州炮台四處觀光後，看見有些福州人帶着雜貨來叫賣，只感到煩厭，認為吵鬧至極。只不過當看到有人售賣二手衣服的時候，他亦買了一件穿着。第二天風平浪靜，夏目漱石又到了附近的島嶼觀光，腸胃也康復不少，可惜天雨不斷，濕漉漉的甲板始終令他提不起精神。筆者估計，在船上勞碌的生活，對健康狀況一般的夏目漱石來說，未免太過辛苦。而如果雨天會令夏目漱石感覺不愉快的話，亦很難想像他能適應倫敦的氣候。

1900年的9月19日是星期三，天空本來下着微雨，後來逐漸放晴。普魯士號在下午4時左右到達香港，停泊在九龍岸的碼頭。曾經在熊本縣工作的夏目漱石，看到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以及往返兩岸的小蒸氣船絡繹不絕，馬上聯想到位於九州的馬關海峽門司港。夏目漱石遠眺太平山頂景色，看見山頂的大樓高聳入雲，還有海邊鱗次櫛比的建築物，欣賞過後，他聽說香港有日本的旅館，於是興致勃勃地到了一間名為「鶴屋」的旅館。可是，付了十塊錢來到旅館的夏目漱石卻對旅館極度失望，他在日記抱



怨這間旅館實在骯髒不堪，不宜入住。

筆者後來翻查資料，才知道夏目漱石當年去的這間旅館，相傳曾經有來自日本的「娘子軍」謀生，而且曾經捲入偽鈔事件。除了夏目漱石之外，亦有其他日本旅客途經香港的時候輾轉來到「鶴屋」，這是後話。

夜晚，夏目漱石去皇后大道參觀後，乘搭天星小輪欣賞香港夜景。不必今天的「幻彩詠香江」大型燈光音樂匯演招徠，早在1900年代夏目漱石已經對維多利亞港的夜景讚不絕口。他認為，當夜幕低垂，晚上9時坐上天星小輪，看着海面倒影的萬家燈火，與其說是天空的繁星閃閃，倒不如說這是晶瑩剔透的寶石。

夏目漱石到皇后大道參觀的時候，有沒有到過位於皇后大道8A的「梅谷照相館」拜訪後來曾經協助孫中山推翻滿清政權的





日本人梅屋庄吉，日記並沒有告訴我們。但是同行的芳賀矢一在其日記裏卻有到訪「梅屋」的紀錄，不排除他們是一同前往的。

當天夜晚，夏目漱石一行人到底是找了另外的旅館？還是回到船上休息？日記裏面沒有記載。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天他沒有提到身體不適，並且對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景色讚不絕口。

透過日記，我們知道第二天 9 月 20 日星期四，夏目漱石下午再到香港島，並登上山頂。參閱芳賀矢一的日記可得知他們乘搭的天星小輪名字為「Morning Star」，是 1898 年香港三隻天星小輪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個名字還一直保存下來。當你路過天星碼頭，可能也能看見新一代的 Morning Star 呢。

夏目漱石看到用鋼索來牽動的山頂纜車登上目測 60 度的陡峭斜坡，令他驚訝不已。山頂纜車抵達目的地後，夏目漱石站在太平山山頂，心情暢快，表示景色極好。1990 年代的香港，無



論是天星小輪還是太平山山頂，都是日本旅客趨之若鶩的旅遊景點。顯而易見，夏目漱石並沒有錯過這兩個「非去不可」的地方。

有關在山頂的旅程，日記裏並未詳細提及。但是我們能夠透過共同登山的藤代禎輔〈夏目君の片鱗〉一文，了解當時情況。根據藤代禎輔的回憶，他和夏目漱石、芳賀矢一離開纜車站後繼續登山，過程並不輕鬆，但是當大家都走到山頂最高峰，四面景色飽覽無遺，都感到很愉快，芳賀矢一更表示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可是，也許是登山太過辛苦，夏目漱石及後再次乘車回去時，因為感到身體不太對勁就趕緊下車了。

夏目漱石在香港曾經寄出兩封信件，收件人分別是他的太太鏡子，還有他的好友正岡子規的學生高濱虛子。也許當時夏目漱石並沒有想過，在他過身後，高濱虛子也曾經帶同女兒，來到香港。

下午 4 時，普魯士號啟航。夏目漱石短短兩日的香港旅程，就此畫上了句號。離開後兩日，夏目漱石是這麼說的：「9 月 21 日星期五、9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離開了香港 631 英里。」